

李嘉诚访鄂：“光谷”借势谋变

华人首富李嘉诚 5 月 20 日飞抵江城武汉，出席长江国际商会成立大会并担任名誉会长。

“我对湖北、对武汉有一分很特殊的文化感情。”现年 86 岁的李嘉诚，近年很少现身公共场合，他的武汉之行被认为是用行动击破撤资传言，或将投资布局转向长江经济带。

当天，美国泛亚公司董事长方李邦琴、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及 50 多家跨国公司、全美华人金融协会等国际著名商会社团考察武汉。

当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自古依江而兴的长江中游节点城市武汉，正力图抢抓机遇乘势复兴。2014 年一季度，武汉 GDP 比上年同期增长 92%，增幅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唯一实现增幅正增长的城市。“这 02 个百分点应该是一个拐点性、标志性的数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中西部经济崛起及大武汉复兴已经开始发力。

而李嘉诚的到访，无疑又为这座中部要塞的未来增添了不少想象空间。

布局武汉 1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时许，一架来自香港的专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走出舱门的李嘉诚微笑着接过了鲜花。随后，他在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会面时，对沿途所见武汉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连连表示感叹。

这并不是李嘉诚与李鸿忠的首次会面。李嘉诚在武汉的投资，也可追溯到 10 年前。

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当年 5 月，屈臣氏集团在武汉开设了第一家商店。屈臣氏集团是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下称“和记黄埔”)的全资子公司。

2004 年 6 月 21 日下午，武汉市官员一行在香港首次与李嘉诚晤谈。“哪里麻烦少，我们就愿意到哪里投资。”李嘉诚表示投资武汉还刚刚开始，长江集团习惯于在一个地方投了项目，其他与之相关的项目可能紧随其后，希望得到武汉市政府更多支持，使长江集团物流、酒店、药品与医药化工等业务领域，也能尽快到武汉拓展。时任武汉市长李宪生当即表示希望长江在武汉的投资能够在内地后来居上，李嘉诚回应说：“这绝对有可能。”

这次会见之后，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



与和记黄埔联合，在 3 年间分两次拍得武汉 3 幅土地。

2008 年 5 月，李嘉诚到访武汉。彼时，湖北正着手整合长江岸线资源，筹划建设武汉新港，希望李嘉诚旗下公司能够进一步扩大投资拓宽发展领域，参与港口建设。当年，双方就投资湖北省港口、物流产业的有关事宜进行了会谈，由李嘉诚旗下和黄港口公司与相关政府部门深入探讨开发模式。

2009 年 7 月，湖北省相关官员曾向媒体证实，李嘉诚十分看好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开发，如武汉新港、物流建设等有浓厚兴趣，已派企业高管到湖北沿江地区进行细致考察，对有关项目进行了深入论证。一年间，李嘉诚与湖北省高层就有过 3 次直接沟通。

虽然港口投资尚无明确信息，但在不断抛售内地物业的 2013 年，李嘉诚却在武汉推出了当地最高价楼盘“世纪江尚中心”。

精心布局武汉 10 年之际，长江经济带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北省也已正式布局武汉中游长江航运中心建设。李嘉诚也接受邀约担任长江国际商会名誉会长。

5 月 20 日下午，李嘉诚低调出现在活动现场。他从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手中，接过名誉会长的授牌，又与湖北省领导等一道，为长江国际商会成立剪彩。见证了简短的签约仪式过后，李嘉诚离开会场，公开

露面不足 1 小时。

“光谷”借势谋变

尽管撤资论争尚未平息，但在 5 月 20 日这天，却有两个与李嘉诚有关的活动在内地展开。除了其本人从上午 9 时抵汉，到下午 5 时飞离，总共驻留 8 个小时之外，另有一场与之有关的活动在北京同步进行，即 2014 科技创新日。

当天，李嘉诚基金会在 2014 科技创新日系列活动中展示了 7 个高科技项目，分别是人造鸡蛋、折叠 LED 灯、大数据筛查癌症、非转基因育种技术、废水生物处理产品、生物可降解食品包装以及客观评估个人信誉系统。

事实上，在科教资源丰富、高新企业聚集的武汉，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亦是当地主政者面临的重要课题。2008 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4 个 70%”政策，今年初又出台对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革的 10 条新规，通过授予高校、院所研发团队研发成果的使用权、经营权和处置权，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激活湖北科教人才资源优势。

相比中部其他省市，武汉显然具有较为突出的科技辐射力优势。武汉东湖高新区起步于 1984 年谋划筹建的东湖智力密集经济小区，如今这里已是中国创新技术

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具有多项全国“之最”，如国内最大的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最大的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基地，等等。作为继北京中关村之后的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东湖高新区被誉为“中国光谷”。

李鸿忠曾对“光谷”如此解读：“光”是指内容，指产业；“谷”是指环境，指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2014 年一季度，武汉东湖高新区平均每个工作日诞生 26 家企业(经营实体)，而 2013 年这一数据为 15 家。

近两年，武汉凭借人才和政策优势，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科技企业进驻。如联想投资 50 亿元在光谷建立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产业基地，而 TCL 计划投入 150 亿元在光谷兴建基地，生产移动终端中价值最高的部件显示面板。

借鉴硅谷等地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经验，光谷还致力于集聚科技支行、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引导金融机构开展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信用贷款等创新性融资，打造成为国内科技支行最密集、创新型融资额度最大的资本特区。记者了解到，在武汉上报给国务院的金融改革创新方案中，科技金融与航运物流金融、民间金融、绿色金融一道作为改革创新的重点，试图将武汉打造为中部地区和长江中游的金融中心。

(财经国家新闻网)

四地抢“动批” 争相抛绣球

■ 李天际

部分“动批”商户近日前往张家口的怀来县考察。这也是廊坊永清、保定白沟、天津西青区之后，又一个向“动批”抛来“橄榄枝”的周边县市。虽然“动批”外迁去向仍然未定，但记者近日获悉，“动批”现有租期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约。

“动批”商户前往怀来县考察

据记者了解，此次部分“动批”的商户和企业是应怀来县的邀请，前往当地一处商业中心考察。根据怀来县官网的消息，该商业中心预计今年 10 月正式开业，是当地实施的最大一个旧城改造项目。当地政府希望有意愿发展西北地区服装批发业务的“动批”商户，可以考虑入驻怀来县。为此当地政府将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

“动批”去留将由市场来决定

虽然前往怀来县考察的“动批”商户不多，而且行程低调，但此事还是在“动批”商户中小范围传开。有商户提出，是不是怀来县也是“动批”外迁的一个选择？对此，北展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赴怀来县考察仅是参观性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签约。

“动批”商圈内 11 个批发市场的去留问题，将更多地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而非政府的一纸政令。而且，“动批”外迁的过程将持续很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该负责人表示，“动批”外迁去向，仍没有定论。目前对于“动批”现有的商户，首先是中央、市属企业的产权单位应按照“京津冀一体化”的总要求，与市场合同到期后不再和市场方签约，其次就是市场方在现有租期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约。

商户和顾客依然处于观望之中

商户张扬(化名)曾在天皓成市场经营女装摊位。今年 2 月 28 日，市场方面突然告知商户，不再与他们续约。“太突然了。”张扬说，经过双方协商，市场方面答应商户们将存货销售完。如今张扬已经离开生活了 4 年的“动批”，但他说自己不会离开北京，因为“动批”搬到外地，要培养几年才会形成规模，很多像他一样的小商户等不起。

依然在“动批”经营的商户和顾客更多地持观望态度，生活继续，目前各市场看起来也热闹如常。问到“动批”的未来，很多人会笑着说：“等等看吧，反正现在还没搬呢。”

“动批”将去哪儿

记者整理近期关于“动批”的报道发现，自从“动批”确定外迁之后，廊坊市的永清县、保定白沟、天津市的西青区等地，都在主动与西城区沟通，希望能够引导服装批发企业入驻当地。

通过记者的梳理，永清县、保定白沟、天津市西青区，以及张家口怀来县四地或在交通上、或在政策上各具优势，但“动批”新址花落谁家，真正的选择权还是在商户手中。

廊坊永清县距离北京正南 60 公里，是目前四地中距离北京最近的市场，京台高速开通后仅需半小时车程。同时，永清县明确的服装产业定位也是另一大优势，永清县有关负责人此前曾表示，北京大红门服装市场的 600 家商户已经落户永清台湾工业新城，服装聚集效应明显。不过，永清县的劣势在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总人口仅 38 万，无法形成“动批”现在日均客流量超过 10 万人的规模。京台高速开通前，从北京到永清要绕道大广高速，车程近 2 个小时。

保定白沟位于北京以南 102 公里，是中国北方著名的箱包批发市场。虽然保定市长马誉峰曾表示，为吸引“动批”市场转移至白沟，当地提出五年免租的优惠政策，但是白沟传统的箱包批发业态与主打服装批发零售的“动批”难有重合。此外，交通也是制约白沟的另一大问题，目前开车走京港澳高速用时大约 3 小时。

天津西青区项目紧邻高铁天津南站，乘坐高铁半小时可抵达，附近还有天津的大学城，交通和客源优势明显。此外，西青区推出系列优惠政策，涵盖了税收、工商、子女入学、社保医保、专项资金扶持等，并将开通天津市内通往北京、河北等地的公交车和长途客运车。届时，从天津乘车 50 分钟可到达北京南站。

最新加入“动批”争夺战的怀来县，虽然地处北京西北部，经济相对落后，但怀来县位于建设中的京张高铁沿线，待通车后北京到怀来县城沙城镇的路程将由现在的 2 个多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PPP 盛宴：绝非是地方政府消债的灵丹妙药

李永乐(化名)是西部某县的一名常务副县长，他既负责城建工作，也负责融资。其所在的县正在建设一个新区，对于引入 PPP 模式进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感兴趣。

如李永乐所在的县一样，全国不少城市特别是发展比较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和融资需求较大。而这些地方都面临资金不足的困扰，亟须寻找新的融资运营模式。在中央的力推下，PPP 正进入地方政府视野。

但正如清华大学教授王守清担忧的，不少像李永乐这样的地方基层政府官员还未真正了解 PPP 是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去正确运用 PPP。

“我过去努力推 PPP，现在要给想利用 PPP 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人泼点冷水了。”王守清表示，通过 PPP 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只是改变了政府资金支出的时间，并不改变总量，本质上还是政府长期债务。

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运用 PPP 的机制创新，针对适合项目选择性地适当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少地方债压力。

地方筹谋

5 月中旬，李永乐所在的城市政府安排下属区县政府的官员集中到北京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城镇化专题学习，PPP 培训课是主要的内容之一。

“比如我们新区要建一条市政道路，不收费，没有回报，怎么做 PPP 呢？组建项目公司，到银行融资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担保啊？”李永乐在课后向培训讲师提出疑问。

河南省财政厅厅长赵庆业也对 PPP 很感兴趣。他认为 PPP 模式可破解目前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债务高、公共服务供给低下和民间资本难以进入的困境，呼吁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全国性的 PPP 指导意见或者操作指引，指导各地开展 PPP 实践。

河南省是 2014 年计划引进民间投资的大省。在 3 月河南省发改委发布的“河南省 2014 年民间投资推介的重大项目表”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的重大项目共 400 个，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交通、能

源、水利等方面，总投资近 4000 亿元。

河南省洛阳市被财政部确定为亚洲开发银行 PPP 项目试点城市之一。在上述河南省引进民资的重大项目中，与洛阳有关的项目有 18 个，均为新建项目，总投资约 157 亿元。

洛阳市 PPP 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洛阳引入 PPP 模式的原因在于，随着洛阳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投融资模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洛阳市财政局局长谷树森在做洛阳市 201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4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时坦言，2014 年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刚性增长，政府性债务还款压力仍然很大，全市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

亚行支持的另外一个试点哈尔滨市选定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作为 PPP 试点。黑龙江省财政厅透露，黑龙江省将成立省级 PPP 工作机构，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制度。同时明确，未来省财政厅在各类专项资金投放上，重点考虑优先支持 PPP 项目。对于已建成运营的项目，运用 PPP 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化解项目现有债务，创造更多现金流用于新项目建设。

消债抓手

无论是李永乐所在的西部某县，还是黑龙江省，抑或洛阳市，都把利用 PPP 来解决融资难题、化解债务压力作为了主要目的。

洛阳市 PPP 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初步确定了六个洛阳市城市基础设施公私合作试点项目，概算总投资 30 亿元。

“我们期望通过 PPP 模式寻找一家私营合作伙伴进行项目建设，由私营合作伙伴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市政府以绩效为基础在项目合同期限内分期支付。”洛阳市 PPP 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同时，从财政部力推 PPP 模式的背景，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债务和城镇化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是财政部力推 PPP 的主要动力之一。

“PPP 模式抓住了有效解决城镇化融资

需求这一关键环节。”3 月 20 日，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在 PPP 培训班上表示，预计中国 2020 年城镇化率达到 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 42 万亿元。审计署 2013 年年底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则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超 20 万亿元。

“通过 PPP 模式，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一个项目公司，要求有注册资本金，资本金之外的需要贷款融资。过去是政府贷款，债务算在自己头上，现在是由项目公司贷款融资，债务就从政府头上计入了公司头上。”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洁向记者解释，“从这个角度看，减轻了政府债务压力。”

贾康同时详解，对于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政府可考虑选择 TOT 实施方式(Transfer-Operate-Transfer，转让-经营-转让)来化解债务，即将已建成的基础设施转让给私人部门，政府将转让所得化解原来债务，而私营部门运营较长时间取得合理回报，运营期结束后再交还给政府；对于扩建和改造现有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通过租赁-建设-经营、购买-建设-经营、外围建设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化解前期因建设形成的债务和因需要扩建和改造带来新的债务；对于新建的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采用建设-转让-经营(BTO)、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等 PPP 模式，来有效避免政府债务的发生。

双面 PPP

PPP 的融资化债功能，确实让李永乐非常心动。但是他也意识到，地方政府实际操作起来比较难。

“正规商业银行贷款就是 3 年、5 年，到了还贷的时候要搭桥，还了之后重新贷，再融资 3 年、5 年，最后 30 年还是还不了。实际上是把风险往后面转移了。”李永乐表示，通过 PPP 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组建项目公司后，也需要向银行融资，但是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放贷不灵活，并不看项目本身是不是有偿还能力，经营情况是不是正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 PPP 项目特别是本身没有直接经营收益的项目(比如市政道路)，难以用好 PPP。